

# 一點燭光，一首史詩，一份希望

## 新唐人新年晚會《燭光》觀後感

當新唐人新年晚會的大幕在凝重深沉的音樂中再次升起，星辰閃爍的深邃夜空下，手托蓮花燭台的素衣女子們與舞台背景上一望無際的法輪功修煉者靜坐的行列溶為一體，一直延伸至天際……

「一點點燭光，一曲曲悲歌，訴說著修煉者的英雄悲壯。一點點燭光，一首首史詩，講述著修煉者的慈善堅強。一點點燭光，一座座橋樑，連接起人世間的正義善良。一點點燭光，一份份希望，把『真善忍』的美好傳播四方。」

在悲而不哀，憂而不怨的歌聲中，素衣女子們手托燭光款款起舞，其間，一純潔如天使的白衣幼女手捧一束燭光步入舞台，這小女孩代表了失去了父母的法輪功學員的遺孤，也代表著未來的希望。和著滿天星辰和點點燭光，她們向世人講述著法輪大法弟子們衛護真理、抵制迫害的悲壯的故事，頌揚著「真善忍」的美好，揭露著殘酷的迫害，向世界傳播著光明和希望……

這是新唐人新年晚會中的舞蹈《燭光》，一個震撼心靈、令無數中西方觀眾感動落淚的舞蹈。其實，何止是《燭光》，晚會的每一個節目，都承載著誠摯、勸善與洪大的慈悲。



圖：法輪功學員燭光悼念受難同胞

法輪功，這是怎樣奇特的一個群體啊！當「真善忍」的真理遭到詆譏和踐踏，當世人被謊言毒害而面臨大劫，面對世上最為殘暴的中共邪黨長達近八年的滅絕性迫害，面對謊言、暴力、酷刑和虐殺，法輪功學員沒有妥協屈服，也沒有帶著仇恨揭竿而起，而是義無反顧的站出來，理性持久的講真相、救世人，堅守、實踐著「真善忍」的崇高信仰，頑強的走著一條「以至真揭偽，以至善止惡，以至忍止暴」的反迫害之路。

在中國大陸，法輪功學員們

捨業別家、前仆後繼的和平上訪請願，用省吃儉用的生活費印發傳單，捨生忘死的插播電視，把真相送到千家萬戶……；在海外，法輪功學員們孜孜不倦地給國內同胞打電話、寄郵件澄清真相，走遍世界呼籲關注和制止迫害，運用法律手段起訴迫害首惡以匡扶正義，克服重重困難開辦說真話的自由媒體，突破中共的信息封鎖，將真相傳遍世界，喚醒世人的正義與良知……

在法輪功修煉者承受無名的苦難中，神韻藝術團和新唐人攜手，帶著燦爛的微笑走向社會，

用至純、至善、至美的藝術形式播撒著光明與希望。如今，新唐人新年晚會已連續成功舉辦四年，二零零七年神韻藝術團更在全球約三十個主要城市巡迴演出八十餘場。所到之處，神韻藝術團帶給世人的不僅僅是高雅美妙的藝術，更是心靈的震撼和聖潔的洗禮。

紐約戲劇評論碩士郭靜子女士說：「滿天的星斗，與點點燭光遙相呼應，像在喚醒世人的迷夢，燭光雖柔和，但帶給人內心深深的震撼。」

英國的林女士說：「太感人

了！尤其是看到《燭光》的時候，感動特別深。可能身為母親吧，看到那麼多堅持修煉『真善忍』的好人被迫害致死，當他們的孩子拿著燭光出來的時候，一下子就震撼了我的心靈，當時我就哭了。我覺的那個節目太感人了。」

德國的奧斯藤太太特別感動的說：「善惡有報，被迫害致死的法輪功學員被從黑暗中救度走向光明的那一瞬間，讓人感覺太美好了。我認為這表述的是我們大家的共同願望，黑暗的力量絕不會掌控世界。」

令人欣慰的是，先行者無私無我護衛著的「真善忍」真理之光，正指引著越來越多的心靈踏上覺悟與回歸的旅途，越來越多的心靈燭光正在黑夜中燃起，照亮著自己，也為世界增添著光明與希望。

文／荷雨



### [大千世界]

## 盲人畫出立體世界 「意識眼」存在得到證實

### 盲人畫出立體世界 「意識眼」存在得到證實

據路透社報導，在2005年4月的一期《科學》雜誌上，刊登了一幅彩色風景畫。最令人驚奇的是，這幅圖畫出自一位生來就雙目失明的中年人之手，他從來沒有看到過他所畫下的世界。現年51歲的艾斯萊特·阿馬甘出生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貧困居民區裡。阿馬甘眼睛的缺陷使他變得很孤獨，於是他自己用繪畫打發時間。18歲後，他用手指在紙和畫布上作畫。他愛畫山川、湖泊、房屋、人物和蝴蝶，儘管按常人的理解，他應該沒有感知過這些景色。而他對色彩、陰影和透視比例的處理竟非常專業。

### 「我驚得都不會呼吸了」

2004年5月，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心理學專家約翰·肯尼迪與阿馬甘在紐約會面。肯尼迪用畢生的精力研究盲人對空間和立體感的理解。他發現盲人兒童與正常兒童具有同樣的繪畫能力，只

是他們沒有機會展示罷了。肯尼迪先請阿馬甘觸摸了一組不同的位置四方體、圓錐和圓球，他還將很多個玻璃杯在桌子上排成長長的兩列，然後請阿馬甘畫出素描。阿馬甘能夠像眼睛正常人那樣，按距離遠近，描畫出它們的位置和形態。肯尼迪說：「我驚得都不會呼吸了。」

此後，哈佛大學的神經學學者阿爾瓦羅·帕斯庫爾-勒奧納邀請阿馬甘到美國的醫學和生物科學研究重地波士頓接受科學家的測驗。勒奧納教授也請阿馬甘作畫，畫一條伸向遠方的路和路邊的電燈柱。盲畫家一手作畫，另一手指尖觸摸紙面，微笑著一分多鐘完成作品。

### 「意識眼」應該存在

在「看」的功能缺失時，人大腦中負責這一功能的區域並不會停止工作。而掃瞄阿馬甘的大腦時，發現在他作畫的時候，這一區域也發光，正像他「看」到了一樣。勒奧納教授說，阿馬

甘雖然沒有光感，但是他的「觀察」能力與正常人不相上下，他還能將反映到他大腦中的物體在紙上完整地表達出來。科學家由此認為，爭論多年的關於人的「意識眼」應該是存在的，而且每個人都有。但是有正常視力的人所感知的外部信息太強，從而將這種能力淹沒了。阿馬甘卻得以發揮了這種能力。

這只意識眼睛其實就是修煉界常說的天目。開天目就是避開人的視神經，在兩眉之間給打出通道，使大腦後半部份的松果體直接向外看。醫學解剖上發現松果體的前半部份具備著眼睛所有的組織結構，認為是一只退化了的眼睛。修煉界則認為天目是人體的本能，天目層次很高的人能透過我們空間看到另外的時空後和常人看不到的景象。如果你有興趣瞭解更深入地瞭解，請閱讀《轉法輪》天目一章，那裏有最精闢的論述。

我見到她時，她正坐在候診室的椅子上埋著頭在包裡找甚麼東西。哇，在她那個不太大的包裡，梳子、口紅、錢包、筆記本、口香糖等等，被塞得連根針都快插不進去了。我靜靜地站在候診室的門口等著。

當她一抬頭看到我時，興奮洋溢在臉上。她是我的老病人，這幾年，無論頭痛感冒，小病小災的都往這兒跑。最近，我知道她很久未去她的家庭醫生那兒，也沒來我的診所。今天突然出現，我不禁心裏揣摩她又是甚麼地方出毛病了。

她剛要站起來，又立即坐下來，生怕摔倒似的趕緊用手去抓椅子扶手。我知道她那討厭的眩暈症又來了，我走向前將她扶進診室。

剛坐下，她那個滔滔不絕的話匣子就打開了，從天氣到餐館，從衣服到鞋子，沒有提不到的，且愈說愈歡。我提醒她告訴我她是哪兒不舒服。「醫生啊，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一到你這兒，人就活過來了，感覺也輕鬆了，說話也流暢了。可換一個地方，我就暈的天旋地轉。

這已經是這一陣子最舒服的時刻了。」

我一時沒聽懂她的意思，就仔細地問她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情，於是她將患病的前因後果告訴了我：

她有一個十分富有的老朋友，剛剛失去妻子，留下一座宮殿般的豪宅。因為這房子實在太精彩豪華了，她就迫不及待地去頂那個「空缺」。可是她每次一到那裏，就出現眩暈症狀。這期間，她可以吃，也不敢誤睡，就是不能站起來。她不明白這一切的發生是在提醒或警告她甚麼。她暈得起不來，突然想到了我，就到診所來了。在給我講了這件事後，她似乎明白了甚麼，對我說：「你過去跟我說人各有命，看來真是沒錯，是不是因為那是我命裡沒有的，我偏去求，才落得今天這個樣子？」我在她耳邊下了二針，她的眩暈立即止住了。於是我告訴她：

知足天地寬，貪婪宇宙窄。  
榮華非遂到，諸福自帶來。  
時來處處順，運去事事難。  
命裡無有時，苦求亦枉然。

文／玉琳

# 求